

永樂大典

九

卷二千九百九十

永樂大典 卷二十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九真

人

舞智御人

漢書張良與趙禹共定律令，降在梁文。拘定職之吏，禹固至少。府蕩禹之刑，兩人文雖如兄弟。禹志在奉公，孤立易薄。

趙禹絕人

龐驥聞評前奏，禹清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不許于下上，則報謝乃苟。又人主之此意，告取公卿。

智以御人

其意蓋禹凡有造脩者禹不取。務在絕人故也。顏師古却公不許于下上，則報謝乃苟。又人主之此意，告取公卿。

才武

絕人

續後漢書母丘儉傳。儉與人飲起兵攻司馬師。建健步齋書至，以待師儉使文欽持兵襲之。師自女陽招兵就之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喬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未克擊之，可破也。」於

勇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十九

是分爲二隊，夜夾攻。喬率壯士先至。敵潰，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蜀破皆破。欽大懼，不應。會明喬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曉勇，未有所屈。何若而走？」師曰：「夫一敗作氣，再而衰。今敵蹊失應，其勢已往，不走何待？」欽將引而來。喬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曉騎十餘推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曉騎八千翼而追之。喬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晉書王導傳。導字武子，少有逸才，姿容英異。氣蓋一時。好弓馬。旁力絕人。舊唐書盧江王瑗傳。武德元年，瑗歷信州總管。封盧江王。朝廷以瑗懦慢，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益旁力絕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言行扈蹕，李謙慎有將劉進旁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蠻丸封書謙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誅濟械送闕下。謙濟曰：「此反間也。」領以閭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臂力絕人

續後漢書周勑傳。勑字處臂，力絕人。好與聘田獵，任俠恣肆。爲鄉曲患。隋書魚俱羅，身長八尺，臂力絕人。新唐書杜伏威傳。王雄，陝州濟陰人。少錦果，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勝。驍騎

將弓馬絕人

北史崔弘仕周爲驛騎將軍上謂之曰卿弓馬固已絕人

武力絕人

新唐書

資治通鑑唐高宗咸亨四年大將軍李謹行林鞠人突厥信之子也武力絕人爲衆夷所憚

陽詢傳詢父以罪死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入于私養之貌寝俊敏模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

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李庚爲彭城令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

尚頤況况吳人恃才少所推重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第調盩厔尉

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

才藻絕人

太平廣記李太白論詩云果陳已米雖薄斯極沈休文人

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氣識兼茂

武藝絕人

宋史董遵謙本祖時爲通遠軍使臺灣不知書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俛強命中武藝皆絕人在通

達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悅服畢再遇武藝絕人擣弓至二石七

宋樂府卷三十九

二

手背挽一石八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步奉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

識慮絕人

宋名臣言行錄富鄭公居洛東

革與康節隱名相遇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猶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山暮過安石乎公曰然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語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聰敏絕人

宋史蔡崇禮傳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高宗時爲翰林學士

力能絕人

宋史

宋史列傳楊存中代川嶺縣人魁梧沈鬱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勝軍淮武定彊男步騎萬四千命王鑑危誠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顯穎之尤也力能絕人

法喜

拳力絕人

宋史趙葵傳時興討李全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趙范刺日與葵約葵帥雄

勝軍淮武定彊男步騎萬四千命王鑑危誠胡顯

列傳韓世忠腹骨錦岸目隣如

董早牛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

聰明絕人

宋史

內翰談苑院思道十

歲早牛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

陋吃訥。其聰明絕人。善屬文。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

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碭石之宿露。飲蒼梧之夕雲。又云。三山神鶴

清影以遠連。八月靈樓泛寒光而靜

去。全篇皆類此。人多謳誦。真奇才也。

多藝絕人

宋寧中因語上三槐王氏雜錄

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父曰。大

抵入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警悟絕人

宋朱晦

集李公墓碑公生有守質。警悟絕人。年十

二三時。賦盆池詩。有故與月相參之句。

英識絕人

宋楊誠齋集答雷運

使營恭惟都蓮。韓章吏部一世儒先之後。四朝俊彥之宗。英識絕

人。不待三十里。辨外孫之字。名章傳後。咸曰。二百年無吏部之文。

才

器絕人

宋王與鈞藍縷葉賀鄭守啓才器絕人。解十二牛而不壞。模慷慨物。吞八九夢以有餘。

人君

養人

資治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

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飯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

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傖農時。則國

無充之工。從之。

人皆有餘食矣。不奪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備則人大費。臣領陛下

量公家所須。外餘

困身養人

張行成述衍十三卷。困井共一卦當十七與十八四九之數。陰陽各

分十八爻。而爲用。則虛一相遯。故體數十八。

用數十七。以事理言之。則困身以養人也。

匈奴厭人

容齋隨筆漢宣

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賴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做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以色事人

西漢書。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

委質事

人

南史宋沈攸之傳。攸之初至鄆州。有順流之志。府主專宗儼之勸攻

鄆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

直道事人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點。北史慈明傳。隋開皇十三年。以尚書兵部郎攝江都郡丞。嘉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日。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恵爲士師。三點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人。馬往而不三點。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以詭事人。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二年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詣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遇風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

賈瓊問事人

文中子中說。賈瓊爲吏。事于楚公。將行于錢之。瓊曰。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

無誚。况乎利而諷之。無令觸其捷。瓊曰。領終身誚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恕己及人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取

人以已。內恕及人。注師古曰。取

曰。以己之心。推之於人也。

內恕及人

對賢良策。漢書是錯傳。錯

人。急。救援危急。救療疾。

陰

德及人

仙傳陶弘景贍恤貧寒。拯救危急。救療疾。

善。朝夕無倦。其有陰德。密惠人。莫能知之。

敲下戮

折人

別釋常談。漢汲黯。爲人性倨。

至古媿人

漢高漁邊傳。郎中。今善媿人。師古曰。

贖人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臺

也。樊噲。贖人。

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

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曾慥類說。魯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子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非獨通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降。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隋書龐晃傳。晃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是以本官從。卒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其弟車騎將軍元雋。齋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絳二百段。復事衛王。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筭人

東漢書皇后紀。序漢法常因。八月筭人。

利溺人

淮南鴻烈。云。利。利也。八月初。以利取。故日利人。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解說林訓。待利而後極陷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屑人者利人之道。利與人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

能嬉戲害人也。

可刻害人

淮南鴻烈解秦族舊唐書食貨志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廉善厚利分寸錫珠躬親

不厭轉輸納各折估損必全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信以其子慎於爲御史事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事知京倉皆以苛

刻害人。承主

恩而徵責。

利己害人

黃光大續善錄先利人而後利己者君子之用心知利己而不知利人常人之

用心至於害人以利己者小人之用心也。蓋小人之心云爲動作未嘗不切切於利己利己之心既甚重則不顧他人之安危憂樂凡可取可奪以利己者無不取。往往奪人之食而食之不恤人之餓奪人之衣而衣之不恤人之寒。未如是者非利己也。乃所以自害也。損德莫大於此。未見其有終吉者乎。故曰利己以害人者小人之用心也。記纂淵海利己害人經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夫人宋墓以多害乎以鄰國爲壑。王吉子更毀人以自成。左傳集法吏多少平。唐淳出角主將舉汝愆尤以爲已倍德。非也。

以財聚人

東漢書蔡邕傳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

寧我負人

三國志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

子備賓主禮接。聞食器聲以爲圖。已。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懷捨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注孟動用之。明日與達共爲一書。織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無我同。凡騎之腹心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容稟。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確。訪於其黨鄭杞。盧瑾曰。此固晚矣。用之間。某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注孟動用之。明日與達共爲一書。織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無我

俱覺察難。記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

沮渠羅仇。水胡人也。與其兄趙彌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趙彌勸羣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爲信。能改齋漫錄。榮陽呂原明。平。嘗。書壁。以

我不負人

實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元年。董璋之

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章與言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起兵三十。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知。與女訣矣。

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苟咸義將兵戍閩州。光業謂度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至。吾不敢自安。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度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間遠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其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朝家負人

五代史劉巨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軍事。平則忘之。不如從黃巢爲富貴作地。故巢復燃。

度量過人

抱朴子逸民篇謂高祖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

臂力過人

東漢書董卓傳。卓性姦猛。有謀少嘗逢羌

卓爲殺耕牛共宴樂。豪帥感其意。相欵離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健兒知名。爲州兵馬守塞下。卓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北史列傳。傅永子傳。叔傳。臂力過人。每引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騎射者以爲得父傳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隋書李景傳。景容貌竒偉。臂力過人。美須髯。勇善射。

氣力過人

續後漢書劉封傳。封本羅侯。越氏子。長沙劉氏甥也。始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

封爲子。及船烈攻劉璋。時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濟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思過人

魏志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魏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

大樂事。因今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聽愚過人。絲竹八音靡

所不能。惟歌舞非其所長。

天才過人

晉書潘京傳。京漢壽人也。舉秀才到各

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使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學行過人

晉書孫晷傳。晷少有高辯。聞數學行過人。自東陽

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譁宴結歡而別。

才能過人

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

曾識者曰：陶公機神明警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號慕過人

南史齊始興簡王

警平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陳章太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得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毀瘠過人。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遺食布衣者累載。

瘠過人

南史梁到溉傳。溉道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舍。

耿介

過人

世說新語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葦宿莫不止謁此爲小物何足甚。軒休曰：雖爲小物，狀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默識過人

北史齊本紀顯祖幼時師事范盧景儉。然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明不能測也。

識畧

過人

新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脩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

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計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墮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人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處。以從妹妻之。素嘗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彈百姓。為吾倍。然天下素大。惟倫曰：母以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者。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今惟修麗是好。后悅。則帝王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賓接。或與論天下。素哀哀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誕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智筭

過人

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妃資質豈。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情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推誠過人

國經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李光弼軍。浙賊袁是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桂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雖不知書。然推誠過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聰明過人

曹植頌說韓十八。愈目是大丞相。葦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住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著文章。此是過人也。

俊逸過人

宋史太宗謂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俊逸過人。爲文學數百言。頃刻而就。真李白才也。

先識

江少虞類苑。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西北隅尚用兵。或至肝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

過人德量過人

遺事韓琦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捉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千百。盡以與汝。偷兒曰：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頭。偷兒稽頓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

告令其後為益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東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敏學過人

宋史司馬

光傳。光子廉。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善事父母。至孝。敎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脩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還言。殺全人。盡已者數人。朝士多不信。惟范宗君李西台與檜善。力薦其忠。檜首奏與撫。諒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

才具過人

武林紀事尚書張定叟才具

過人。凡兩尹京政事。大小莫

不曲盡。人情。人要會某不會。他要做某不做。愚觀以上所記。皆自信甚。萬獨立。不唯之言。可以作人孺慕。然以聖人自處。則未知

果如何。陸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首人。他非所博。亦可謂豪也已。

精敏過人

元王惲秋澗集趙公神道碑公葉貌莊傳。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勤以檢押自律。與人

交雖小聰悟過人

仙傳陳搏聰悟過人。經史一覽無信不惑。

八

已心人

續談助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諸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

西階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殆不復前。膽氣倍人

續後漢書周泰傳。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

意尚忽畧。不沾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研中馬。未果。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因泰就戰。賊乃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治策深德之。補春穀表。

出糧活人

續後漢書蓋熟傳。贊李舉。爲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來致十萬斛。卓然欲行。賑裕。吏乞候上旨。卓曰。未。人日不再食。富死安。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十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全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動。

監決活人

新唐書平文融傳。融于審揚國忠顯政。殺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

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

立志活人

沈明遠
寫簡記

文正公徵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堅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

給僕叩頭祈死詰問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案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笑嘆之。嗚呼浩功名大終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怨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以船活人

宋史胡宿傳宿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十人以薦爲館閣校勘

辯

獄活人

潮州府志宋劉允孚厚中登紹興四年第歷官知化州。有累年治不決之訟百餘案公數日決之屬縣吳州民之羣

贓者家畜器械以備冠今覲實典盡捕之以爲盜法當死遂力辯其冤全活者五十餘人

一能活人

蘇黃門
龍川畧

志許蓮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予謫居筠州筠州守許長卿蓮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嘆曰蓮之

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

還丹方合服得道後人常以陽生符活

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受之即活

以符活人

仙傳蔡瓈字伯璽師老子受太上陽生符

仙道能拯地

發棺屍皆復活人即起能言

施藥活人

仙傳王錫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

飲甘露

羞面見人

馬明叟寶寅錄齊司徒褚淵入朝以腰肩障

而昇仙

施藥活人

太平廣記天寶中有高生者病熱而瘠其腹痛

飲之有頃亟吐半餘粒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從中起初

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告之其人趨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間

人心大安

障何益

剖誕見人

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腹中於是煮藥

惑人

新唐書班宏傳宏爲劍南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眾謀作亂事覺誣引之將規殺死衆竟憚宏驗治即殺之

妖幻惑人

金史石塔傳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
曰。南方無賴之後。假托祥蓮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
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卽。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

詳交不失人

抱朴子交際篇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

失人

論語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以貌失人

記室新書于羽雖云於甚惡以貌失人。史記李陵滅明字子羽。狀貌醜惡。
孔子以爲才鄙既而受累名據諸侯。子曰。以言取今失之。率我以貌取人。
夫之子羽太平廣記唐丞相盧摠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常呼摠爲慧蓋舌
短也。韋氏兄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兄弟曰。盧雖人物甚陋然觀
其文章他日必爲大用。後盧果登廊廟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李平。曾
從類說石文德工詩馬文昭以其貌寢未嘗接待南宅王子延之門下。無
何彭夫人薨。文昭傷悼。文德獻挽詞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
文昭驚曰。文德有如此作用。吾反不如南宅小兒知鑒耶。乃接見之。壁

來東季卷二十九

十

後置人

晉書列傳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
移晉室。呼謝夷及王坦之就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
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
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失火燒人

晉書步熊學舍傳熊

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也。使從道
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大主朱者。便縛之。更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革惡
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革中有人。

元規塵汚人

晉史禪塵王導傳度
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一字拔人

晉史禪塵王

成都王穎爲丞相。推蔡克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退之徒望
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
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生哭人

晉史禪塵王濟傳齊王攸

當之薦。齊使公率與魏德妻長廣公主供入稽額。濟靖帝留故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魏德王濟連這婦來。生笑。合以忤旨。左遷**疊疊逼人**。晉史。陳慶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高居曾舊。脩與王羲之許陶。乘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棲遲東寺。常住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潘瑩懸。嘆曰。此亦伯夷何遠。

咄咄逼人。晉書。斷列傳。王脩字敬仁。仲宣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向客何如大。今濛曰。此客疊疊。縱酒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曰。高德正恒精神凌逼人。

老嫗識人。世說新語。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喜歌頌。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今甚樂其歌頌。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能。入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姬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失去無可復用。相報。

永樂大典卷二十九十九

土

因語識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師。曰。從苗辟地。因語識人。

勸酒斬人

世說新語。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夫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

門交斬。夫人客有固不飲以觀其變者。殺三人。

壅牖語人

世說新語。石崇。新語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

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鄉。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聲名俱泰。何必至以幾。語人。無解語人。

五代史。馬胤孫傳。劉昫。胤相爲右僕射。散騎

居儉。楊言于朝曰。孔昭序。疑足豈識事體。無解語人。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右僕射前。在

形色加人

世說新語。王劉。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右僕射前。在

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頭。桓公甚不堪舉。

哀毀加人

新

書蘇秦傳。秦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臧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推舉王府錄事參軍。

呪水飲人

北史。李先傳。先之孫義徵。補清河王擇府記室。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博。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

奔走日以千數義徵白擇稱其狀妻。

因令義徵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遺愛在人

晉書扶風武王傳。王名驥。西土

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南史蕭引傳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處州府志：「許字子允，麗水縣令。宋元祐三年中進士第，為嚴州分水令。有政聲，百姓生子皆以其姓為名。其遺愛在人如此。」

萬變在人

程子訓。蒙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神之在人輔教編原教云：謂人死也，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然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

燼乎風月懷人

世說新語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伏玄度。荀子今古子曰：能清言于物上人皆欣慕仰愛之。

明珠照人

馬明叟實賓錄晉驃騎將軍王齊衛玠之舅也。雋惠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

永樂集卷二十九

三

人曰：「與玠同游恍若明珠在側，矣然照人。」

餘霞照人。晉書謝朓風華斧藻當時獨步。書甚有聲，中珠流美，亦猶薄暮

川上餘霞照人晚。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字叔則，以清通用為吏部郎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

春林中，飛花滿目。

五色照人

宋王珪華

狀照人也。唐獨孤及、毗陵集：陝州刺史裴公行狀：「天姿英拔，德宇宏曠。」武庫森森，玉山照人。

生物供人

江州志。晉張詮字秀碩，南陽人性情高逸，帶經而鋤，瘦悅以其

貧授尋陽令祿之歟。曰：「古人正以容膝為安，苟屈吾志亦何禁乎？」拂衣入廬山，淨社客有食野鹿溪魚而美者，誇於詮曰：「天生是物以供人，何其美也。」詮舉列子曰：「蛇納贍膚，虎狼食肉，非天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也。」客大怒。

以酒杜人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惟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達世故。蓋自陳平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日飲醉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曾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後遂全欲用此以爲保身之計

倒戈授人

南史胡藩傳藩過江陵省外兄雖企喜因說殷仲堪曰桓玄意趨不當節下宗侍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

慈心

授人

佛祖統紀崇矩法師復歸故里慈雲手書誠詞獎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哉被恩爲衣又慈爲室處空爲座身遠泉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

是曰三軌是爲四行名安隱說

鄧禹笑人

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

禹笑人爾寂寂鄧禹笑人

租秩賑人

白氏六帖齊王攸國中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

時有水旱出租秩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以禮處人

南史陸慧曉歷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永樂大典卷二九九九

十三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倍嘉三年爲廬陵王從事時王居憂多曠士禮湛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厨人進車輶及酒湛怒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趨出

不堪益人

南史宋王僧達傳僧達家貧求郡文帝欲

以爲秦郡吏部郎度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郡僧達亦不堪益人弘僧達父也

墓內尋人

南史齊豫章文獻王琰傳武帝

數幸嶷弟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從其表闕麒麟於東岡

年少窺人

南史宋柳

惔傳王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惔父柳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候達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相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官當圖人

南史宋何尚之傳有人嘗求爲吏部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

伐罪弔人

南史檀道濟傳

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附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因應殺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此上

不欺人

南史王微傳。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從弟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作智者其孰能免之。

平生

不欺人

呂原明雜記。司馬溫公。辛門人或欲遺表中人規諫語。程正叔曰。此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武兼資人

南史宋柳世隆傳。高帝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湏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之而天下之子中說子曰。昔者舜禹繼轍而天下朴。夏桀水

興衰資人

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之而天下之子中說子曰。昔者舜禹繼轍而天下朴。夏桀水失德而天下大壞。故曰治亂相易。湯淳有由。興衰資人得失在教。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緣之斯來。動之斯和。其曰太古不可復淳朴不可歸。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

赦囚度

太宗建元寶錄六年夏壬申。文德皇后疾甚。皇子等赦囚度人祈祐。文后曰。死生有命。非冥力所加。然赦者國之權事。非所切堵也。佛者異方之教。而華脩之不諳乎。不聽。誠以玄鑒知命者也。

請除度人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丙寅。富樞判都省

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各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

化身度人

地藏菩薩經。我所分

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

勇可賈

每一度百千萬億人。今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人

北史東平公神舉傳。神舉弟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城堞。與

己申人

北史成淹傳。淹與王肅行朝歌城。肅爲淹論所屈。肅言於

吉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淹既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也。帝遂賜淹龍虎土馬朝服特儀射。

勇力

兼人

北史楊纂傳。纂少慷慨有志畧。勇力兼十圍。飲啖亦兼數人。

自行兼人

佛說統紀天台智者傳。有神

祥傳。元祥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

何法門

當云何學弘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

先發制人

資治通鑑

通鑑隋紀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還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誅唐公也三朝比盟會編李良嗣云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土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壹舉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爲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

不戰屈人

新唐書王孝基傳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

以隸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時獨孤懷恩挾異計給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殲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

當時屈人

唐書鄭覃傳文宗曰

順宗事不詳竊韓愈豈當時屈人耶膝不屈人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十夫是屈人

金華子苗紳坐事貶南中由是湮厄不復振揚

既於晚歲方龍江州牧入參宰輔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

行第而慰勉曰苗十夫是屈人再三言之紳嘆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

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于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斯遂生于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夫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言咄人

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咄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

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

噓棗啗人

仙傳張拱能方術置藥肆

於宜春門後坊有道士造肆中拱擲一錢與之麾使去道士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度汝拱即悟拱謝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糀粥不給僕使不食可飽上顧也適有鬻蒸棗者來道士取一錢買之停七枚熟視棗而噓之謂拱曰啗此終身不食

不殺人以媚人

宋名臣言行錄周敦頤慶曆中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逋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達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救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感悟因得不死

便僻

媚人

省心雜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僻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眼色

媚人

開元天寶遺下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韓鍾誠笙竽

嘈雜而不能逼宮妓中帝所鍾愛者也。

工於料人

唐贈李光弼謂常陟曰。奉

辯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光弼東敵制勝不世出及

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

推誠遇人

新唐書張伯儀傳伯儀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畫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帷床

資治通鑑肅宗乾元元年上以烏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恩慶鐵券令共圖恩明上從之諸將以白思明恩明疑未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惟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浙西人崔善貞諳上言論浙西觀察使李鈞罪狀上覽奏不悅令械善貞送於李鈞鈞整坑待善貞既至和械推而

埋之由是鏘恣橫爲叛

受賂薦人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以宰相刺史李鈞爲折內觀察使諸道鹽鐵轉

運使鈞國貞之子也閼廡官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鏘刻剥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公座罵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九年海州團練使張昇隣昇雲之弟李納之

且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從之德宗聞震怒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

口罵人

東谷所見茹素篇世人以茹素爲齊戒齋者齊也齊其心

吾前輒越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古語云寧可革口念佛不可素口罵人

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治人

醜狀駭人

東漢書周燮欽頤折頓醜狀駭人

佯睡研

人

三國志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近便研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研杖自後安眠莫敢近者

冠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憤劫人

三國志魏吉茂馮翊人同郡王琰數為郡守不名清白國家始制九品後諸郡選置中正為翊以琰子嘉為中正嘉

敘茂曰德優能劣茂曰痛乎我劫汝父子冠憤劫人耶

以儉率人

晉書毛玠為東曹掾與

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上莫不以節儉自勵

紹興十二年宋君師開誥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為教授者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

覩物思人

北史王猛將行造幕

容坐飲酒謂羣曰余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觀物思人者

輕寶重人

唐張說集太尉裴公平郊支遮甸大獲珍異首

良將吏請遍觀焉有馬腦大盤布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首流血惶怖請死公大曰事有不可意何至重玉而輕人命乎

貨重人

仁宗實錄胡十正提舉江南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

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內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籍於羣餘

聲色移人

龍川志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動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勿無姬

永樂大典卷二九九九

七

侍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責限於相公貰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舉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丞相者花藍大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其白於公公蹙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問二人沈氏什物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公喜用之如素有者聲色之移人者有如此乎

好惡移人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

正公仲淹自知開落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唯王待制質錢宿于城外洎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

龍圖館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寧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風俗移人

宋吳沫鶴林集

答蔡遵父云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弦絕響息未有繼者蓋蕙化而為芳矣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慎自樹立

風俗

陸象山語錄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

人仙傳趙抱一鳳州人年十二因牧羊遇一老人問之兒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老人探囊中取一物與之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

驅人

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正當障百川而束之

賜藥濟

仙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渝之令人服食於是沉疴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患烟火食久之所遇老令即張果老也。

術濟人

仙傳時荷少爲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農妙之術能却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明濟窮黃其賜民受

弘法須人

仙傳紀唐太宗嘗問裴法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宣先生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爲尊帝大悅

護國護人

仙傳紀若納法師傳云宋孝宗駕幸上竺寺敬大

臨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爲職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王士庶皆可脩持上說

二戒勸

人

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灾符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

三事

調人

法句譬喻經佛告呵提壽善有三事用調一切人得至無多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貞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

是三事度像運寄人

梁高僧傳宋釋僧同傳云永昌王訪永沙脫一切

像運寄人

梁高僧傳宋釋僧同傳云永昌王訪永沙門無敢應者僧同弟子僧亮曰像運寄人

求索卷三十九充

正在今日隨使至長安王及民人

僕迎關中佛法大興光之力也

怒氣噀人

禪林僧寶傳洪寬範贊法雲秀禪師

曰余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噀人平生以罵爲佛事人自謂設林一會非虛言哉

知此妙心體具事理三十境觀

慶己慶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四教儀註五品初心

之法慶已有智慧慶人有慈悲

屈己推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五品初心

殊弟子還有師也無同曰通來怎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

三路接人

五燈會元趙州從諗禪師一日真定帥王公入院師坐而

因黃葉落第知是一秋

三等接人

五燈會元趙州從諗禪師一日真定帥王公入院師坐而

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日今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

無一法

與人

五燈會元德山因雪問從上宗未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不。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向實無一法。與人

奪境不奪人

禪林僧寶傳風火沼禪師因南院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對曰萬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

存販佛眩人

唐劉賓客集第一組駐大師新塔記高書李公在鎮三閭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脩始下令集

系門販佛以眩人者

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尊主庇人

新唐書李歲傳帝嘉歲等有跋

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

尊主庇人何代無之。弛禁便人

亂之功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史而廢敗緣汚弛禁便人

以權屬人

新唐書陳夷行列傳夷行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時怪聞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特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寵。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半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泰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

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文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

宏辭

舊唐書卷二十九十九

克

選人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吏部尚書崔慎由等考宏辭選人。

以

拔萃選人

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六年

白衣選人

唐書河間王

傅令式

跔人

舊唐書河間王

白衣選人

宋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金部員外郎張義恩大理少卿董廢試拔萃選人。

並

年太宗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

並

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成官政。

投不欲其以

冷語冰人耳

皆辛苦不可入。以

兵守之七日乃散。

如一

捐約則違人

太平廣記河上公曰余上

口腹累人

太和縣志福唐蒲光仁乾道六年知縣事。自奉尤薄。

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日吾不以口腹累人。召官三年。

其上第三日連開黃氣如霞觸人鼻目。

開慈溪公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佑則自

遙惡

取乎

穴地生瘞人

南郡新書有進士丘峰者。當爲田李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誠相待爭權。李安怒斥終

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鈞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隱帝紀乾祐三年。左右因帝厭爲大臣所制。來間諳宰相楊邠史弘肇於帝云。邠等患憲終當爲亂。帝信之。遂與太后弟李業等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特在傍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素懦怯誤人。

人

五代史南平世家。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李興。司空薰等皆勸

爾

李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榮

船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

子弟將吏而李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説來者。而反廢之。示

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庄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罪己救人

李昌齡樂善錄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

無不厭。莊宗乃此厚禮而遣之。

書生誤人

資治通鑑後漢鑑後漢

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李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榮船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李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説來者。而反廢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庄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罪己救人

李昌齡樂善錄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

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相以全活者甚衆。

出穀救人

宋是無畝濟北集有黃某者。歲凶。雜賸賸

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特出可得十倍利報。不肯。而以豐年平價出之。雜者皆之黃氏。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或者曰。然獨不犯其一毫。而慰遣其家。

神力救人

江湖紀聞德祐乙亥年。臨江黃及谷與同郡毛季五。寓潭州。適北兵入城。

黃與毛於兵火間逃走。毛先投水。黃逃得生。逾數日。事定。城中大後所存一二而已。黃夜夢人言之曰。何不過我家。我家獨不曾遭火。毛季五亦在我家。明日因往城隍廟見毛季五在廟。未嘗死也。蓋於城隍廟獨不曾遭火。乃悟夢中告之者。神也。初黃在潭州。被兵時逃于趙府園中閣下。遇兵持其轡。拔刀將殺之。忽上有擲花瓶下曰。打。兵驚捨去。黃登閣欲求其人。閣上寂然。但有畫神一軸在壁。亦不知是何神。

飛錫

救人

赤城志。天台縣乾溪。舊傳僧慧猷訪赤城。有一姪與驅孽

之語。仲慄投爐于湖。敵飛錫杖之。其溪立阻。以為名。

驅孽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潭穴。其父言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爲蛇所獲，已拘精鬼矣。汝可持符往投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水翻湧，碑虛一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鳥蛇頭，若大杓，劈裂血流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病矣。

斬蛇救人

仙傳葛仙翁嘗

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之家。仙翁化作田夫，駕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於非地，此婦乃蛇精也。前後咱食生人，乃引士人窺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仍密窺之。士人如其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怒目，在帳中抱一小蛇。翁仙翁誅之，有無數小蛇兒來救。仙翁并誅之，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蟻，墓之。

符藥救人

仙傳曾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葛仙翁嘗

類遠得全生。

者以符藥救

之無不愈者。

目連救人

法句譬喻經疏瑞王伐舍夷國摩訶目連住到佛所，白言我欲以四方便救

舍夷國人。一者舉舍夷國者虛空，二者舉舍夷國人者海宮，三者舉舍夷國人者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者他方大國中。今疏瑞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卿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令萬物衆生有七不可往。一者告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難

永樂大典卷二九九九

主

欲避不能得，自在如卿威神可得作此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目連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千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際，琉璃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目連以道力下鉢人皆死盡，道德神力不能免彼宿對之罪。

拜天不拜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二年，契丹主妻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跋捐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未嘗拜

宋史鮮熙載傳熙載才氣俊逸，徵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平屈。未嘗拜人，雖被謫，終不改節。

以術鉤人

宋歐陽公集尚書度支郎中王公仲道碑。宋亡，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入冥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志陵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臨坑推人

江少虞類苑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

嬖妾張氏，苦女奴迎兒寢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東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止，左正郎齊寧看詳公案，時王素為待制，以詩戲席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上臥。前世清芬死，知君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曰：不用臨坑推人。

不妄稱

人

趙善璡邵拂編蘇京字世美亟植于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官時韓黃門詩曲知州事甚器愛之爲之子朝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

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屈身安人

僕遊雜錄王荊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拂身事十喜得爲純臣者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

公變色脩己安人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安人張子正蒙正當篇未能如王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

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合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懷於天下

千里勞人

宋蘇東坡集與吳秀才書何至使人足靈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

薄己厚人

記纂淵海薄己厚人合經君子貴

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此易記子勞苦之事則奉先饒樂之事則能讓苟降身史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間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西漢谷永傳薛包萬得父母服除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各若不能使也因盧取其羹餐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

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漢書范震爲司徒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後漢郭林宗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通鑑美桓也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韓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追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唐書弟方侍也傳記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覆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李子集劉禹錫刺播州子厚泣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將拜疏願以柳易播作竹席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爲友爲義修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王辟之宋范忠宣公墓誌君內外盡誠不苟矜飾其於為善甚於嗜欲而喜自悔欲不欲人知事難則以身先物於勢利則薄己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

誣人

蘇易簡筆譜元城譯錄云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誣人是自招曲也

邪法呪人

朱子語類德粹

讀贊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况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得

作此面向

人

呂東菴辨志錄諸大傳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
孫流涕因諷誅曰。人之云亡。那國珍齊備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

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佑字無立人

容齊三華宋孝宗登極以潛邸爲佑字。聖觀金玉雨官篆牌奉云篆法佑字

無立人。只草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名利重輕人

墨客揮筆

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之負。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凡子不能推免。東野太甚。

藥喻人

龔鼎臣東原錄李吉說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較。患人之不及知己。善者傳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請不聞。

在肆藥物。乎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藥不能自言。而人既諳。嘗之。乃謂某良。某寒。某熱也。爾但爲善。則人亦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務。手以其言。鄙而有擗。故錄之。

以物喻人

經鉢堂雜誌人之所以爲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孔牘而

累於妻孥。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存雖有孔牘。而各管其生。子能自存。則不復孔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入之。吾

永樂大典卷九百九十九

三

累窟處巢居。又無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仙禽。風格高清而乃爲人供耳目之玩。正坐啄糧。胫耳至於盪。以息吐納。喉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猶不免何哉。通以盡蟬以聲。如使鶴不啄糧。胫不堪上。蟬音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善誘人

論語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百川學海晁氏客語。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詣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大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莫而入之。吾誘人也。

察監繫人

製錦管見二校干證。俱至湏即剖決。干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繫將對詞人鎖之空室。故爲餓。不客人保。又或受競主之賚。以無保。走竄。妄申縣令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湏令即召保。不測。發察。如不容保。故爲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屬。無時陳告。或果貧而無保。湏度事之輕重。或押下都。追未至人。

勿輕禁人

製錦昔見

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惟寄於獄。或係干證。今日當引對者。晚湏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君子無棄人

采真集後山居士云。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

永樂大典

卷二九九九

不可。況腹心平，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負。豈真不負耶？未病廢瘞，不害爲生膏肓之漬，弔之可也。**論詩非論人** 浩然齋雜談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三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西